

小說 佳作 黃喬柔

個人簡介：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三年級

在台北念大學，正處在二十歲透明又不太透明的年紀裡，最近喜歡聽獨立樂團，音樂和文字一樣都是反應狀態的產物，但珍貴的是整理的過程。

〈大霧〉

那晚立榮從程哥的茶館下樓時特地低頭看了看錶，凌晨兩點，他站在巷弄與巷弄間勉強框出的死角裡，剛好可以看到被框擠出的狹窄的海，觸目所及灰濛一片，他濃密的眉毛很快地也被浸濕了。因為沒搞到貨，立榮比預期還要早了兩個小時離開，現在他也不確定要上樓和程哥再低聲祈求一次，還是乾脆掉頭就走，一隻老鼠從角落竄出，撞上了他的拖鞋。和大片的寂寥與暗沉一起，港口的鹹濕味在他走出死巷的瞬間便覆上他坑疤的臉，今晚的夜特別的黑，連路燈都像一隻孱弱的螢火蟲標本般無力地低垂著頭。

「五告衰小。」立榮嘴裡一邊咕噥著，狠狠踹了牆一腳，悶聲的疼痛在指尖不斷膨脹，風吹得他髮絲凌亂，他走到機車旁呆立著，從右邊口袋的皺摺處撈出一包菸，熟練地燃上火光，啪噠一聲，打火機的光將他的臉映得清清楚楚——下一瞬間他又淹沒在黑暗之中。

他眯著眼盯著遠方，好似在用力地回憶什麼。

立榮的確想起了一些。他皺著眉一聲不吭，乾薄的嘴唇抵著白煙，用力地吸了一大口，把那股嗆鼻又渾厚的菸氣憋在胸腔裡。港口旁好像沒有時間與晝夜的區別，他默數著一、二、三、十一、十二……直到感覺自己的內臟都要炸裂時才慢慢地吐出一股長氣，那一剎那，立榮覺得自己應該能想起來了。

他已經忘了他的名字，總之立榮第一次以強裝鎮定的姿態拿起菸——更確切來說，用食指和中指夾住然後揣摩動作時，那年他剛滿十一歲。

那時立榮正在生態池旁漫不經心揉捏著從池塘撈來、尚有彈性的青蛙肚腹，絲毫沒有發現任何人的靠近，他知道因為家庭八卦的關係，班上的人私底下都叫自己私生子，對於這些謾罵立榮倒習以為常，他不怕這些幼稚的綽號遊戲，這些對滿腔壞腹水的他來說根本稱不上惡。

但那天，他蹲在草叢間按壓的死蛙腹時，他看見草地上出現那一雙破舊布鞋，腦袋忽然愣了一下。是誰敢這麼豪不顧忌地接近他？

立榮抬頭挑釁似地斜望了一眼，發現是班上那個總被安排坐在最角落的男生——立榮私底下給他的代號叫田鼠，田鼠的身材肥胖，細長的眼睛十分狡猾。

面對立榮拋來的挑釁目光，田鼠只是聳了聳肩，掏掏口袋，從那個已被捏得不成形的菸盒裡掏出一根菸遞給立榮。立榮愣了一下，他從來沒抽過菸，他那麼年輕，抽屜裡的課本甚至還印刷著吸菸有害健康的字樣。

不知為何，想到真正意義上的死亡他就忍不住要打寒顫，或許菸是和他記憶中的

死亡最緊密的紙片。兩年前叔叔去世前，他清楚記得他在病晚期的被褥上因肺部疼痛而慘白地咳痛著，顫抖的右手嘗試去勾床頭櫃上水杯的模樣，那張蠟黃的臉因肌肉無力的痛苦而扭曲著，瞪大的雙眼像扁掉的柏油路窟窿，淤積出汗濁的水窪。

立榮就坐在床邊，但他沒有伸手去幫他勾，他的心裡第一次泛起對病體強烈的恐懼，原來人面對死亡時是如此卑微噁心又脆弱的。

田鼠笑著幫他點菸的瞬間，叔叔遺體的模樣立馬浮現在他心裡，乾瘦的、毫無營養的，像一根被掐過的菸一樣細長，他乾嘔了一聲。那時的他趴在殯儀館窗邊，盯著喪葬人員將白布掩上他的臉。父親死死盯著那具遺體一句話也不吭，但他脹紅的面和爬滿的淚映在玻璃倒影上，像是道盡了一切，藤蔓割破了荒野，父親那晚在殯儀館外的電線桿下抽完了整整一包菸，立榮躲在門口，一根又一根地數著。

原來自己是從那時候開始把抽菸作為一項感受到事已無法挽回時做的事？從回憶裡回過神來，立榮忽然發現腳下一陣騷癢，一隻乾瘦的貓不知何時踏著詭譎的步伐坐在他腳下嘶鳴。

「哪裡來的流浪貓？」

立榮皺著眉，順手就把菸蒂丟到地上，踩滅了零星的火光。橘貓像以為立榮拋出食物般立馬跳上前，那股愚蠢又天真的生物本能讓他的心裡好受了一些，他似笑非笑地泛起一股邪惡之心，瞄準橘貓的腹部踢了一腳，牠立刻豎起尾巴彈跳，立榮想著這樣便能擺脫這隻不速之客了，不一會兒橘貓卻又像什麼都沒發生一般繞回阿德腳下兜轉，一邊轉一邊還發出喵喵的鳴噓叫聲。阿德沒搭理牠，發現牠怎麼也趕不走後，便自討沒趣地任憑那隻貓跟著自己走回機車旁，戴上頭盔發動油門，一轉眼只剩排氣管灰濛濛的廢氣還瀰漫港口。

打開公寓大門後，他迎面便看見怡芬在沙發上疲倦地假寐，立榮蹣跚著腳走過客廳，鑰匙碰撞的聲響卻還是驚動了淺眠的怡芬，但她只不過是看了一眼便用毛毯包著一身的性感睡衣起身走回臥室。立榮倒也沒說什麼，面龐一副習慣的神情。怡芬是他的新女友，是他今年交的第三任女友，但她和其它他曾交往過的女人們都像同一個人，他們做愛、生活、睡在同一張床上，但對立榮來說，她們的輪廓總是模模糊糊，到底是自己從未看清愛人的模樣，還是她們總是隱藏著自己才看不清？

「女人嘛，都嘛長一樣，她們看得最清楚的就是錢，你只要床上一次看回本就好了啊。」立榮的兄弟們最常泛著油膩的笑容這樣跟他說。

「阿芬吼，是有一點精，但臉漂亮啊，年輕嘛。」他們笑著。

這兩個月他們經常過這樣的生活，立榮去程哥那裡交貨，深夜才歸。

她當然不可能沒想過男友是搞毒品交易的，但她也不是單純的小白花，哪裡會選擇揭發他？立榮敷衍似地告訴她自己晚上在大樓當保全，她也就似笑非笑的信了，半夜自己要注意安全喔，外面很多壞人，我會擔心你。愛是什麼，她覺得是一種平衡的供需狀態。

巷口的霧很快便退去，那晚立榮夢到自己沒有選擇離開而是再度上樓和程哥斡旋，談判不順，程哥長滿繭的熊掌朝自己揮來——立榮被腦中的一陣噩夢擾醒，緊張地摸了摸臉頰，還好是夢。雖然是夢，但那股辣辣的感覺還是像真的有吸附上他臉上每一條血管一般。立榮驚魂未定地悄聲下床，拉開陽台的門，他也不想抽那麼多根，但拿菸的姿勢彷彿戒不掉一般，越來越上癮。

菸剛點燃，一陣騷動的聲響便嚇掉了他手上夾著的菸，什麼鬼？立榮心想。下一秒一隻動物便從陽台洗衣機底下拉長著身子竄出來。

「靠，哪裡來的東西？」二度驚嚇的立榮愠怒地拍掉身上的灰，眼神卻忽然又瞬移至那隻動物身上，是一隻貓，一隻橘色的貓。一種盤旋的熟悉感湧上他，他越看卻越眼熟，發覺這隻不速之客正是昨日在港口被他踹了一腳的貓，一股雞皮疙瘩竄上了他的毛髮，隨之而來的是一股被窺探與跟蹤的惱羞成怒，不可能吧，牠又不是人，牠是怎麼找到這裡的？雖然世界上有無數的貓，但那隻削弱如魚乾、眼尾有著黑色斑紋、尾巴還斷了一截的橘貓，世界上絕對只有一隻。

沒錯，絕對錯不了，那冷清的氣息跟令人厭惡的眼神。立榮心裡有千百萬個交雜的困惑，卻被牠一陣叫聲打斷。在立榮自言自語的期間，牠不停地哀鳴著，像是在盼望著什麼，凹陷的腹部像窟窿般隨著呼吸不停急速縮脹。

牠只是一隻貓，立榮稍微鎮定了下來，一隻貓能有什麼壞心眼呢？

從牠的如盆地的腹部判斷，立榮猜想牠大抵有陣子沒吃上東西了，才會跟著自己跑回家。但他又不是動保協會，他眯著眼打量著那隻貓，一瞬間忽然人貓影子重疊，橘貓的神韻竟和阿德有幾分相似，阿德的右手無名指也斷了一截，瘦的肋骨清晰可見。

阿德是不久前也開始到程哥那批貨的阿弟，立榮私底下很瞧不起他這種逞兇鬥狠的菜鳥，骨瘦如柴卻特別愛裸著上身露出他那身刺龍刺鳳的半甲，立榮私底下覺得他更像隻影響不良的雞，這樣的人立榮見過不少，年紀輕輕卻狡猾的要命，但他的囂張跋扈愈是外顯就愈是顯得他一股傻勁，過街的老鼠難道或露出一截尾巴讓貓追捕嗎？立榮沒有花太多心思在阿德身上，這種容易看透的人能有什麼壞心思呢？

立榮很快地鎮定心情，露出一抹冷冷的微笑。

他無法好言相勸地趕走牠，但疼痛對動物而言是明顯的吧。立榮決定用拳腳趕跑牠。

野貓絲毫不知道眼前的人並無泛起任何一絲憐愛之心，而是將自己視為消遣的玩物，仍舊露出可憐兮兮的眼神，哀求著人類給自己一點什麼都好。沒想到下一秒喵叫聲便被立刻被立榮一腳截斷，硬是轉成一聲慘烈的暴鳴。

橘貓發出一聲淒慘的哀號，疼得直叫，立榮見牠沒有立馬夾著尾巴就逃，瞬間便來了興趣，這隻橘貓似乎不和其他溫馴的貓一樣。因此，他緊接著又馬上蓄足力氣，狠狠補了一腳，磨舊的鞋尖瞬間陷入它柔軟的肚腹，像是用利刃刮過砧板一般將寒慄的痛楚延長。

橘貓還是沒逃，只是蜷縮後又攤開身子，反覆哀叫著，好像為了一餐溫飽能夠忍受換上性命一般。立榮嘴角露出一抹耐人尋味的笑容，此時他已經對這隻斷尾的橘貓

產生興趣了。於是，最後一次，立榮使盡力氣，繃緊全身肌肉，一瞬間的撞擊——他想像自己的腳指頭將會透過鞋尖撞上牠僵直的身體，陷入牠的器官，像是彗星撞擊地球一般挖出坑洞。卻沒想到，他出腳的瞬間卻被野貓閃過了，立榮愣了一下，下秒又換上一副耐人尋味的表情。

看來這隻貓有點意思。他在心中滿意地給出了結論。

野貓在角落繼續苦苦鳴叫。

他撇了撇嘴，自己也想不通為何，是出於一種想玩弄橘貓延長痛苦的興致，抑或是牠的頑性引起了自己的興趣？總之他回過神來時，已經從冰箱翻勉強找出了一個過期的鮭魚罐頭。

橘貓嗅到魚的腥味，像是遺忘皮肉之痛般立刻趨前，立榮伸手觸碰牠，牠沒有顫抖，但他反而卻在空中停了一下。

「被人欺負也不逃。」立榮的掌落在野貓如山脊般隆起的背上，順著牠的毛梳理過整座山丘，細看山丘裡打結的灰色芒草，隱匿著更多寄人籬下的生命，背負著這些跳蚤生態，橘貓看似餵飽了自己，實則也帶著這些生命在立榮這裡存活了下去。

野貓有痛的概念嗎？痛的記憶在牠的世界裡又應如何排列？是在尊嚴之下，抑或在五感之首？比起皮肉的痛，人類似乎更願意為尊嚴承受更多，因為人們有彼此凝視的概念。那不是獵豹看著山羊時狩獵的眼神，也不是孔雀求偶時的遠望，人們凝視彼此時便會凹陷出一個混濁的池子，池底沉滿了嘲諷、妒忌、猜忌、冷漠等各式石子，你小心翼翼站在池邊從池面望下是無法看清面貌的，只有當你真的墜入其中，才會看清那些紋路其實是多麼鋒利的切面，那些彼此凝視的關係裡面，充斥了太多看不清的情緒。忽然間他想到程哥聽到自己沒搞到貨時長長的眼神便感到煩躁，他知道，自己是真的墜入其中了。

從那天起，野貓像是咬定了這個留著小鬍子的男人一定會翻找出罐頭給牠一般，開始不計代價地糾纏他。立榮想著不妨看這隻橘貓有何能耐，於是容忍牠把陽台的洗衣機角落當成自己的窩，每日堤防地看橘貓有什麼舉動，卻總自討沒趣地發現牠似乎單純活著只為飽腹。立榮像是惱羞成怒一般，放下了餌，靜候著一隻豐碩大魚的結局只是釣上一隻發育乾癟的小魚乾，因此，偶爾立榮會故意讓牠餓著，但深諳環境的野貓也不再是原先含蓄忍痛的瘦貓了，牠像是知道立榮的壞心般，開始在飢餓的深夜伸出尖銳的爪鉤弄紗門，刺耳的聲響侵擾著立榮，最終在這場交戰中依舊還是斷尾的橘貓占了上風。

偶爾立榮故意藏起罐頭，閒在家的怡芬便會發揮她精明的直覺從家中的角落找到那些零零星星的罐頭，怡芬不像立榮那樣小氣，立榮總是隨便買一個最便宜的罐頭，她會偷偷到便利商店買最貴最營養的罐頭，再笑瞇瞇地盯著橘貓心滿意足地把罐頭蓋也舔乾淨。日子一長，野貓竟也開始重疊上怡芬的輪廓，精明了起來，不再領情立榮便宜的罐頭，而是抬了抬眉毛晃到怡芬買的高級罐頭旁，一邊舔一邊還要發出響亮的呼嚕聲，像是宣告自己在這個環境中高等的地位。

像是回歸平靜的池面般，生物與生物間暫時達成了一個平衡，窄窄的屋簷下容納著兩人一貓與各自的心思，漸漸地，怡芬開始藉著野貓愈加龐大的胃口和立榮索討更多的生活費，池面下薄弱的情感一點一滴被掏空。人活下去就好了，哪需要這麼多物質的慾望？日子一久，立榮開始察覺怡芬埋藏在池底的心思，池面上沒顯現出來的紛爭開始浮上生活粗糙的表面，磨得兩人醜陋不堪。

「阿國就是對的啦，女人看得最清楚的都嘛是錢。」立榮最常罵罵咧咧地吼著這句。

「你也不想想是誰每天在家做飯？哪個女人會看上你？說我愛錢，你倒也不看看你自己那幅窮酸的窩囊樣。」每當立榮這麼罵她，怡芬便會冷冷地潑他。

這時，立榮便覺得自己墜入怡芬的池子裡，任由她尖銳的切面將自己的尊嚴攤成片片。

其實他倒也不是沒有積蓄，他很清楚錢僅能維繫他們之間最基本的關係而已，卻沒有料想到，沒了錢，他們之間竟真的一點不剩。

每次怡芬冷冷地離開公寓時，立榮就會坐在陽台抽菸，一邊抽，一邊悶悶地想像怡芬頂著那頭波浪長髮和紅唇會去的那種鬼地方，他明白怡芬只是填補自己的替代品，替代品能有感情嗎？他對怡芬的猜忌和習慣，哪一個才是真的？

越想越沉悶，立榮乾脆在程哥那混得更晚。

有的凌晨他在老地方抽著菸，看著水溝蓋爬出的老鼠便會回想起童年那些意外養死的動物，有些是鳥，有些是蜥蜴，更多的是不知名的各種蟲類，這些動物在立榮的折磨下好似張張隨時會被撕下的日曆，立榮可以隨時讓他們身體裡面的漿汁爆開，也可以隨時支解他們的器官，但他對牠們都沒有感情，他不太明白怎麼對一個有生命的物體產生厭惡以外的情緒？

日子就這樣漫無目的像菸草白煙在空中虛散著，那日，立榮一如往常地離開程哥的茶館，那晚立榮運氣好，搞到大貨，程哥對他的表現十分滿意，他的眼神裡有一絲立榮從未見過的讚賞，像是當初他看著熬過皮肉痛的橘貓一般，一晃而過的花火。飄飄然地，立榮悠悠漫步到熟悉的巷角，打算點一根菸慢慢抽，從粗糙的口袋晃出那盒菸時，平常杳無人煙的角落裡卻忽然傳來一陣窸窣聲，一坨漆黑的身影在夜裡晃動，顯得尤其詭譎，那團影子聽見立榮停下的腳步聲，像是被驚嚇般也倏地起身，兩條人影在黑暗中彼此對峙，僵直地剩下飛蛾在路燈下撞擊的聲音，立榮聞到一些菸草的味道。

直到飛快的一陣窸窣後打火機的啪噠聲響起，立榮才從那轉瞬火光中看見一秒那乾瘦的面孔。

阿德。立榮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繃緊了神經。那個跟他那隻貓一樣的阿德，乾癟的手指間夾著一根細長的菸，看來他打擾了阿德這一根菸的時光。

這個時候，誰也不確定誰才是那個不速之客，畢竟巷角雖隱密，終究是公共空間，他們又不似立榮與橘貓有主客之分。

先離開的話好像略遜一籌般，立榮習慣了在老地方抽菸，乾脆還是留在原地，回過頭來也掏出口袋的打火機點上一根。

雖然暗中的目光不甚清晰，但立榮猜想此刻空氣中兩股菸圈必然悠悠地纏繞在一起，像是因太過寒冷而從山頭飄下來舒展的霧氣，帶著某些欲言又止的訊息。立榮一邊抽著菸，一邊斜眼觀察著阿德半截的無名指以及他眼角的痣，阿德留著一頭染金的狼尾，卻又因疏於保養而毛躁不堪，甚似那隻野貓背脊的毛髮，立榮越看越入神，巷子太暗了，他絲毫忘了阿德是站在他旁邊的活生生的人。

「幹，真的有像……」

回過神來立榮才發現自己不小心把心裡的話隨著菸氣一起吐出了嘴。

「……像什麼？」立榮祈禱著阿德沒聽清，或假裝沒聽清，但像是早已察覺到立榮明顯的打量般，阿德傳來一陣略為防衛的質問。

「歹勢，沒什麼。」立榮總不可能說實話，說你像莫名其妙闖入我家的一隻野貓。

空氣中又只安靜地剩下菸霧在飄，但眼睛適應黑暗了，立榮此時真正驗證了他的猜想，即使離的那麼遠，兩股菸圈還是混雜成了一塊，分不清是你吐出的，還是我呼去的。

之後的許多個凌晨，港口起著大霧，巷裡也有屬於自己的大霧。兩人像是事先約定好似的，經常在這幽暗的角落偶遇，燃起一瞬的火光，而後各自安靜地抽著，直到菸屁股也零星了，留下一絲嘆息便消失在巷口。

後來，大霧裡開始有交談，立榮也忘了是誰先開的口，或許是為了借打火機，又或許是因為無聊沉悶而開的話題，總之，大霧捎來的消息落下來了。就像是幾十年前田鼠遞菸給他的那個下午，一切的發生如此自然，像是早就在一根又一根抽完的菸裡被醞釀已久。

抽的愈多，阿德愈加骨瘦如柴，天天頂著褪色又廉價的龍鳳刺青四處晃呀晃地，他們的關係是秘密，只在這個暗巷裡存在，因為這兩條菸而存在。立榮有意無意地問起他的家庭，他知道出來混不該過問別人的私事，尤其是家裡的事，只是他隱隱覺得阿德會不一樣，至少他希望阿德會看中這段黑暗裡的交情。

不知是這份交情真感動了阿德？抑或是他隨口捏造的？阿德真的自在地和立榮談起自己的事。阿德是給阿公帶大的。

「小的時候在學校很常被欺負，我阿公擔心得要死，他這個寶貝孫子很窩囊，給人欺負了還不逃。」阿德笑著說。

「那現在呢？你回去跟他說現在不一樣了啊。」

「死了。」阿德吐出了一段長長的煙，眯起的眼神也飄遠了。

「沒辦法嘛，在外面討生活，被罵被打都要忍啊，誰叫我沒這個命。」像是查覺到這話題過於沉重般，阿德神不知鬼不決地轉移話題，轉頭向立榮自嘲著說。

立榮沒有看向他，只是心頭震了一下，他在阿德身上好像看見橘貓，注定流浪的命運，又好像看見自己，不肯將就卻又不甘承認這樣的不堪一擊。

所以阿德是橘貓嗎？所以自己是橘貓嗎？所以其實在生命面前，其實並沒有誰比較幸運嗎？

「我女朋友懷孕了，過陣子可能就要開始戒菸了。」

「當爸爸？你有錢嗎？」

立榮淡淡地問，阿德一時也沒有回答，只是笑笑地保持他一貫慧黠又帶點透明的眼神。

阿德總是這麼透明。每當透過微微的光線看著阿德憔悴的臉龐時，立榮總是會陷入長長的沉默，他想起自己小時候被父親用竹籐打時手心通紅的掌紋，父親鞭得愈是猛烈，他就越是咬牙含淚第一聲不吭，把膝蓋都跪出佛壇燈火的顏色，他以為牙一咬便能證明些什麼了，如今自己卻連當初一分瀟灑的邊都沾不到，只淪落到這窘迫的社會角落。但他不願跟阿德說自己的事。誰不苦啊，每個人都是在從不幸運間硬是選出一個最走運的。

阿德真的不壞。立榮有時候不忍他因為或沒搞到貨而挨餓，偶爾便會帶著一份假裝不小心多買的便當繞去巷角，阿德倒也沒有硬是擺手拒絕，而是默默接過那份冷掉的飯菜，沒有人看見，這狹窄的空間裡無處藏匿誰的秘密，也無心藏匿。

有次，阿德忽然鼓脹著嘴，停下來狼吞虎嚥到一半的飯菜，眼神堅定地看著立榮。

那是立榮記憶中第一次看清楚阿德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像程哥的鋒利，也不像怡芬的滲人，你看進去是什麼，你的倒影就是什麼。

「榮哥，我有一天發達了一定會報答你。」

「靠，什麼報答？」立榮夾著菸的那隻手巴上阿德的頭，差點燙到他的頭髮

「都嘛是為了生活。」

那晚立榮回到家，習慣性地給貓開了罐頭時，他忽然發現他從來都是野貓野貓地叫牠。

他從不幫動物取名字的，取了名字如同承諾一般，他不喜歡負責任。

但他今天卻特別想幫這隻橘貓取一個名字。

「阿德。」他似笑非笑地，試探性叫出這個名字。

「喵～」立榮愣住了，像是聽懂一般，阿德貓竟停止埋頭進食，朝他叫了一聲。

他看見橘貓立體的眼睛，褐色的、黑色的、白色的，還有倒影裡的自己。

阿德最後還是如他堅持讓女友把小孩生下來，立榮笑他傻，外面經濟這麼差要怎麼養活一個小孩，阿德說他也不知道怎麼辦，但他想體驗當一個父親的感覺。

決定把小孩生下來後，阿德出現在暗巷的夜晚變得寥寥無幾，多半時間，立榮又回到了那個佔據秘密基地一般的日子，他常會想像阿德會是怎樣的爸爸，也許當阿德的小孩挺好的，一個一心想當父親的人能有多壞呢？立榮默默地抽完了手中的長菸。阿德不來之後他抽得很快，巷子裡的大霧方聚集起來又立刻消散。

立榮也不再常逗留港口，而是嘗試回歸返程時還有路燈的生活，有時候回家晚了

點，立榮剛騎到家裡巷子門口便會看到那隻橘貓被幾隻野狗追著逃，又或是在街角的垃圾桶翻找著食物，好像是出於一種感應似地，立榮總知道那是陽台的阿德貓，怒氣衝天上前一把拎起牠的脖子抓回家。

「死貓，哪一天吃到老鼠藥死在街上也沒人收屍。」立榮罵罵咧咧地念牠。

後來，阿德不知從何得知立榮養了一隻貓——更準確而言，偶爾在陽台餵養一隻貓，但心裡卻不承認養了牠。

你怎麼知道的？拜託，你的身上有貓味，流浪貓都對你特別親切。

「既然都餵牠吃東西了，為什麼不乾脆養牠？」

「你以為什麼都那麼好養喔？哪有那麼容易。」立榮不耐煩地衝出一句話。

阿德沉默地抽了一口菸。

「那你養的貓叫什麼？」

立榮不敢跟他說自己亂取了他的名字，他騙阿德牠叫阿喵，但其實阿德就叫阿德。

「反正養一隻貓不容易啦，產生感情很麻煩的，你要為了牠犧牲很多東西。」最後立榮只是擠出這一句話，他聞到指尖一股菸草摻著貓飼料的味道，他不確定是不是自己心理作用造成的錯覺，但他確實嗅到了那股混濁的氣息。

阿德的眼睛裡，浮上了一層混濁的膜，從他的眼睛裡立榮看不見任何東西。

立榮沒想過大霧終會散去，他以為他們只是暫時送走了春天的夜晚。

在那之後，阿德像人間蒸發般再也不曾出現，凌晨的暗巷彷彿被凝滯了一般，只剩下立榮一人孤身抽了幾個多月沉默的菸，抽時卻偶爾還是叨念著那雙狹長的眼睛和狡猾的身子，直到某天他在巷子抽菸時恰好撞到也下樓的程哥，他才知道當初那晚阿德眼裡那層他沒讀懂的東西是什麼。

「唉，你說那個阿德真是歹命啊。」程哥一邊抽一邊嘆。

立榮心一震，試探性地問：「什麼歹命？七辣跟人跑了喔？」

「什麼跑了，死了！兩夫妻被盯上，半夜被人家拿刀砍死了。」

立榮停下嘴邊的菸，一遍遍確認自己剛剛聽見的是什麼。

「就叫伊不要貪錢做黑的，那個場我都沒去過了，他小子敢，野心太大，活該啦。」

立榮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他的腦袋像是被灌入氣體一般不斷地膨脹、萎縮，膨脹、萎縮……他癱在陽台圍牆的時候，手腳發軟像是被雨浸濕一般。

當他回過神來時，才發覺眼底的大石正一顆一顆地以悶聲的姿態緩慢墜落，嘲諷、妒忌、猜忌、冷漠……如今都不是它們本來的樣貌了。石頭上浮現了阿德的臉，透明扭曲的，一顆一顆壓進池底的土堆裡。

大霧散去，池子復醒。立榮癱在陽台圍牆，阿德的臉淡去，這時他才看見一樓柏油路的正中間躺著一具形似是貓的動物屍體，他定睛眯起眼睛，以屍體為圓心動物的

身軀漫出一攤腥紅的血，姿勢安祥地好似只是一顆暫時在池底睡去的大石。

立榮從圍牆彈開，好像想到什麼可能性般僵直了雙手，腦袋發愣，熱鍋似地在陽台踱步，他越想越亂、越想越慌，他不想承認也不想確認，他慌忙地回到廚房再回頭打開陽台的紗窗，將手中的罐頭擺在地上，搖晃著自己滿是汗的腦袋。

「阿德、阿德……」他對著底下大喊。

越來越弱，不停墜落。

一聲、一聲。

這一次，大霧散去，沒有盡頭。沒有回應。

評語

徐志平老師：

本篇故事內容略顯單薄，然而善於營造氛圍，更善於運用重像技巧。「香烟」和「死亡」的意象反覆出現，環環扣住小說人物的命運；被取名為「阿德」的橘貓，和悲劇人物「阿德」，則互相映射著「被人欺負也不逃」的卑微形象。可惜情節的鋪陳不足，對於黑社會的描述過於抽象，只以「搞不到貨」、「做黑的」這些字眼帶過，欠缺真實感。